

## 關於「廣場」及詞語的簡縮

劉宗武

天津社會科學院

### 廣 場

關於「廣場」一詞的新用法，究竟應怎樣看待呢？竊以為把一些大商場、大建築物、大寫字樓叫做「廣場」的，或許不是語言工作者，而是一些企業家（或時下稱作「大款」、「大腕」的人）的創造。他們的心理和動機無非是為了顯示其大、突出其大，覺得叫大樓、大廈還不夠意思，唯有叫「廣場」才有氣派，才能顯赫，才能與眾不同。平心而論，如果說大，這些建築恐怕還沒有超過國外的摩天大廈。現在這種規模的建築叫「廣場」，那麼以後的摩天大廈或較之更大的建築，又該叫甚麼呢？

任何一個詞都有它的質的規定性和穩定的含義，不可以隨意地擴大或縮小。大樓、大廈是建築物，要求封閉（不封閉可以是影壁、牌樓、大牆或其它），不能露天（露天可以是游泳池之類）。而廣場則特指城市中面積廣闊的場地，四周有建築物；如果不是在城市中，哪怕再大的一片空曠地，也只是原野的一部分。廣場是露天的、不封閉的，一般沒有甚麼建築，或者只有裝飾性的建築（包括磚石鋪地或敷以瀝青和點綴些雕塑、碑亭等）。如果是封閉的，而且有相應的設施，哪怕再大也叫操場、運動場、體育場，如奧林匹克運動場比某些小的廣場還大。如果是不露天的建築，內有相應的設施，哪怕再大也叫體育館或某某大廳之類。如秦始皇兵馬俑的大展廳，所佔場地也相當廣闊。一切事物之間都是有所區別的，自然就有相應的不同的名稱，不可混為一談。

詞語可以增加新義項，這也是常見的語言現象，但卻必須恰到好處，不致產生歧義。如果讓廣場既是「露天的敞開的廣闊場地」，又是「高大的封閉的建築物」，兼有兩種特性，實在是不倫不類。何況，高大的樓房可以叫大樓、大廈，再讓「廣場」攙雜其中，不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嗎？

的確，語言是隨著社會生活、經濟建設、科技進步而發展變化的。其中語音、語法的變化是極微小的，而詞語卻幾乎是日新月異、層出不窮，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新鮮。近幾十年來，港臺地區工業發達，商業繁榮，經濟發展很快，自然產生了大批新詞語，或將新義賦予既有的詞語。而隨著大陸的改革開放，大量的科學技術乃至管理方法被引進來，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的鮮活詞語，如祥和、愛心、看好、爆滿、空姐、

靚女、白領、襯衫、炒魷魚、電腦、微波爐、寫字樓、斑馬線、塞車、自助餐、宵夜、生猛海鮮、潛質、潛能、紅包、放水、獅子開大口……諸如此類與生活聯繫緊密的詞語，在人們口頭和日常書寫，以至報刊、電視廣播和政府機構的公文中，都屢見不鮮，習以為常。它們大大增強了現代漢語的表現力。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港臺詞語都能兼收並蓄的，如甫士咭(明信片)、電單車(摩托車)、原子筆(圓珠筆)、光管電燈(日光燈)、衣車(縫紉機)、手搖冰(刨冰)、派對(舞會)……，有些是大陸已有了同義的詞語(括號內的)，即不再吸收。有些雖然有了同義詞，也可能被替換，如炒魷魚實際就是解僱，古已有之；但炒魷魚形象更生動，所以在口語中(或書面)多用它，「解僱」一詞倒很少用到了。還有些即使沒有同義詞也可能不吸收，而另造出一個新詞。語言的使用是很微妙的，有的不脛而走，有的朝榮夕滅，只有經過時間的選擇才有生命力。

「廣場」的新義能否廣泛地使用而得到確認，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經過實踐，或許終於積非成是，或許自生自滅，或許成爲一個方言詞，都不是誰人可以控制的。要說明的是，類似這種或別種現象，語言工作者從理論和實踐上做必要的分析、引導乃至糾正，是責無旁貸的。比如「的士」原爲英文 taxi (出租小汽車)的粵方言音譯，與普通話語音相去甚遠，何況不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有關部門規定，要麼按國際通用的 taxi 寫(隨著國際交流的日益頻繁，這樣的外文名字亦必多起來，如 SOS、UFO 等)，要麼直書「出租」二字。事實上，現在用「的士」做標誌的車已不多見了。

### 詞語的簡縮

簡縮(縮略、略語或簡稱)在語言中是一種常見的現象，不單是專名，一般多音節的詞語都有簡縮的可能，只是專名使用的頻率高，更急切地需要簡縮。例如，在古書中，稱曹操爲魏武，是其諡號魏武帝的簡縮。又有「古人貴朝聞夕死」之句，「朝聞夕死」是「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簡縮(均見《世說新語》)。英語的「再見」(goodbye)，在一般的場合和常來往的朋友可以說「拜拜」(bye)。現代漢語中的「公關」、「勞保」、「奧運會」，特別是社會語言學的詞匯，簡縮俯拾皆是，值得注意。

拜讀詹伯慧《專名的簡縮》(載《中國語文通訊》第 25 期)，深受啟發和教益。不過，我想要比較全面了解和認識這種語言現象，似乎還必須做些補充增益，有的還應做點修正，較爲妥當。

首先，以漢語說，自從詞匯由單音詞發展成雙音詞、多音詞以後，簡縮可能就隨之出現。凡是比較穩定的詞語和固定詞組(包括專名、術語、成語、習慣用語等)，在使用時，常常容易被簡縮，其中四個音節以上的專名幾乎都被簡縮，如北京大學(北大)。四個音節以上的詞語，在某些情況下也有簡縮，像守株待兔(株守)、杞人憂天(杞憂)、月下老人(月老)、畫蛇添足(蛇足)、杯弓蛇影(杯蛇)、塞翁失馬(塞翁、塞

馬、塞上翁、塞上馬、失馬)。甚至三音節的詞語也可以簡縮，如忘年交(忘年)、樹桃李(樹李、桃李)、遠山眉(山眉、遠山)、南柯夢(南柯)等。已經被簡縮成雙音節的詞語，根據需要也可以再簡縮，如中美關係(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只有簡縮成單音詞才不再被簡縮，如港澳(地區)等等。

同時，還要認識到，有些詞語已經被簡縮了或成了固定詞組，如南北朝、中南海(與北海相對的中海、南海的合稱)，行文有需要時也還可以恢復原來的詞語使用，如「南朝有宋齊梁陳」等。此外，也有一些已經被簡縮的詞語不再需要復原使用，如國慶、賀電、電賀，不論口語或書面語都無歧義。

總之，詞語的簡縮是很微妙、很複雜又很有趣味的語言現象。所以要簡縮，一是爲了使用方便，尤其在口頭表達時，只要對方能聽明白，越簡括扼要就越便於交談，音節多了說起來是很拗口費力的；二是更加含蓄，更加精煉，更意味深長，更耐人咀嚼，在書面語言上顯得更加突出。這反映出一個人的文化修養和駕馭文字的能力。

其次，要分清詞語(尤其專名)的簡縮，大多在口語中使用，而不完全能在書面語中使用。這是很重要的規律。道理很簡單，運用口語(說話)比運用書面語(寫作)的機會要多很多倍。書面語(文字)雖然來自口語，二者聯繫極其密切，後者卻有很大的局限性。語言首要的功能是爲人際交流服務。爲了便於交流，語言越簡明精煉越好，只有簡縮了才能廣泛流傳，更能發揮它的社會效用。而且，一切詞語在口頭上都盡力地進行簡縮(除非特殊場合)，只要互相明白即可，不明白也可以解釋，而書面語是沒有這個便利的。爲了不致於造成費解和產生歧義，簡縮語就不能隨便使用。

口語之所以能夠比較容易簡縮，關鍵是有身臨其境的語言環境和連貫的上下語句，以及說話人的手勢、表情乃至體語的幫助。仍以大專院校的名稱爲例，做些具體分析，或許能說明某些問題，例如：

一、南開大學，在天津市主要簡縮爲「南大」而不是「南開」，因爲天津市有南開區、南開中學、南開醫院、南開影院、南開公園……它們都可以簡縮爲「南開」。如「你去哪？」「我去南開。」這個回答一般不能確定南開指哪個地方，可以是南開大學，也可以是南開區一帶地方(這是很常用的)，或其他場所。只有說「去南大」才最明確。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不在一個城市，各說各的，互不相干。如果同時在書面上出現，恐怕文章本身要求也不適宜用簡稱，而且機會極少。當然，在大學師生間交談，用「南開」、「南大」均無不可，因爲有上下句管著，自然明白。

二、中興大學在臺中市，中山大學在高雄市，都能在當地簡縮爲「中大」。可是中央大學、中原大學都在中壢市，如果都簡縮爲「中大」，不論口語或書面語，到底指哪一個大學呢？再者，從整個臺灣來說，都簡縮爲「中大」，究竟指哪一個呢？更不用說要從全國來說了。

三、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音、體、美及其它專門高等院校，在一個城市(或

一個省)一般只有一個,許多地方大都簡縮為師大(師院、師專)或音院、體院、美院等等,有時可以加上地名,如天津師大(沒有簡縮為「天師」、「天師大」之類),這也可以在書面上使用。只有一個城市內同時有兩個同類的學校才需要區別,如上海有上海師範大學(上海師大)、華東師範大學(華東師大),北京有兩個外國語學院(「北外」、「二外」,只能口頭使用)。

四、廣州外國語學院在廣州簡縮為「廣外」可以,若在北京,「廣外」卻指廣安門外;西安外國語學院在西安簡縮為「西外」可以,到了北京,「西外」則指西直門外。

五、「山大」在濟南指山東大學,在太原指山西大學;「河大」在開封指河南大學,在保定又指河北大學。此類情況,不一而足。他們都運用自如,絕無滯礙。

六、新加坡國立大學簡縮為「國大」,確是表示當地僅有一所國立大學,為了突出、強調它的國立地位和聲譽,「國大」非常醒目,這倒不失為一種好的簡縮方法。但「國大」在中國則另有含義。

以上不厭其詳地反覆羅列,無非要說明一個問題:詞語的簡縮,尤其是專名的簡縮,大量的是在口語中流行,而且必須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使用(一個城市、地區或省,有的是一個行業之間),不能越出這個範圍,否則就亂套了。所以,除了全國通用的名稱(如廣交會、奧委會之類)和知名度很高的專名如清華、北大,一般專名的簡縮是有很強的地方性,在使用時不可不注意入鄉隨俗。

至於書面語言,也要分別開來。報紙(尤其是地方報紙)的新聞消息中所運用的簡縮語幾乎和口語差不多,有不少是他們率先用起來的,如優生、達標、創匯、掃黃、清污、打假、國腳、女足、男排、奧申委、世乒賽、幹休所、中轉站、老大難、公檢法……凡是較長的名稱都要簡縮,不然版面上容納不下太長的標題。在文學作品中,小說、散文與口語比較接近,戲劇主要的是臺詞對白(口語),那更不必說了。詩歌也必須用簡煉的語言,但那是一種特殊的需要,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如果都用全稱,那就不是詩了。大部分應用文都不宜用簡縮語,如寫介紹信到北京圖書館查閱資料,使用「北圖」就不太鄭重,太不禮貌了,只有寫全稱為妥。其他,有關公民權益和法律方面的事,是絕不能用簡稱的;有關國家大事的文章和文件,更不可隨意使用簡縮語。真正在書面上(尤其是變成鉛字)使用的簡縮語是比較少的一部分。

第三,詞語簡縮的規律,「自覺不自覺地就會往雙音節這個方向跑」,是「跟漢語詞匯發展的趨勢基本合拍的」,這個論斷是可以肯定的。不過,準確地說,專名的簡縮,雙音節的可能佔多數。其他詞語的簡縮,要看具體情況而有所不同,其中包括專名,三音節、四音節的也佔不少比例,如北師大、哈科大、華東師大、中央民院;省人大、市政協、公休日、傳幫帶等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專名的簡縮,一般選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單音詞組成,如總參謀部(總參)、中國科學院(中科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等。有的只選專名的一

個雙音節詞，如清華大學(清華)、牛津大學(牛津)，這是比較特殊的情況，因為他們的知名度高，而又很少有別的單位用這個名稱，即使用了也沒流通，所以不會出現混淆。專名的簡縮也還有一個傳統、習慣和約定俗成的問題，北京外國語學院一直簡稱「北外」，天津外國語學院卻從沒有人叫「天外」。這也沒有統一的必要。另外，有些專名是很不易簡縮的，如黑龍江大學、大慶石油學院，前者簡稱「黑大」很不中聽，後者簡稱「大石」、「大油」都不貼切，更不用說那些容易諧音而令人厭惡的簡稱了。

所以，對於專名(甚至包括其他詞語)的簡縮，做些引導、規範是有必要的、有益的，但要控制、管理，恐怕很難了。如果說要糾正濫用、亂用簡稱，那是要和其他方面使用語言存在的問題(讀音、書寫、應用寫作等)同樣對待的。說到底是文化素質太低——越是文化水準低的羣體中越容易隨意用簡縮語，要從根本上解決，必須是大力地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質。不然，單單爲了專名的簡縮而制訂法規，搞申報註冊，實際上甚麼也解決不了。

---

## 稿 例

本刊主要登載有關中國語文應用及規範研究、翻譯研究及有關學科學術活動的文章。來稿請以五千字爲限，於稿末註明作者真實姓名、職業、通訊地址及電話，以便聯絡。

請用單面有格稿紙，以繁體正楷橫寫。

古文字、罕用字、外文、音標等，務請謄錄清楚。

統一用公元紀年。帝王年號後，請附註公元。

引文務請自行核實，並註出處。譯文請附原文。

本刊編輯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註明。

恕不退稿，作者請自留副本。

來稿刊登後，當致送薄酬，另平郵寄贈當期刊物五冊。

來稿請寄：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